

安徽省傳統劇目彙編

泗州戲

(第一集)

小欺天 綉鞋記

大上寿 琵琶記

斷双釘 双換妻

安徽省文化局劇目研究室編

不准翻印
内部资料

字数：374,400字

册数：500本

出版日期：1958年1月

編 印 說 明

安徽戏曲剧种比較丰富，历史也比較悠久。远在明代，青阳腔就与崑腔比美；徽調兴起以后，影响遍及全国；廬剧、黄梅戏、泗州戏、皖南花鼓戏、淮北花鼓戏……或自本省土生土長，或自外省傳入，在本省丰富发展，形成了独特风格。每个剧种都积累了不少剧目，是一项丰富的文学遗产。这些剧目是靠一代一代的艺人口傳下来的，有些剧目，眼前只一两位老艺人会唱；甚至有些剧目伴随已故艺人而亡失掉了。我們在中央发掘遗产、繼承遗产的指示下，編印了本省的傳統剧目，做为参考研究或整理演出的資料，备使优秀剧目得以保存和傳播。

各剧种的傳統剧目都是根据各剧种中有成就的老艺人口述本加以校訂的。（有的剧本，还参照几个不同的口述本加以校勘。）

校訂时，为了尊重原貌，只改正錯別字和將非常难懂的詞句稍加調理。

傳統剧目中人名、地名大多是虚拟的。某些真实人名、地名以訛傳訛的也很多，除明显的錯誤加以糾正外，一般地仍照口述保存。

剧中的方言，做了必要的註釋。

由于編輯人員的能力微薄，加上搶救工作時間有限，所印剧目，未能尽选善本，其他編輯、校訂等方面的缺点还有很多，希各地同志予以指教。



剧种简介

泗州戏原名“拉魂腔”，是安徽省地方主要剧种之一，流行于广大的淮北地区。其发源地一說是苏北海州、是在当地民间音乐“太平调”“獵戶腔”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經邱、葛、張等三位艺人，傳來淮北的。一說是发源于山东嶧、滕一带，在柳子戏、茂腔等古老剧种影响下成长起来，經由苏北逐漸向西南流佈、到达淮北地区。

“拉魂腔”来到淮北又吸收了当地秧歌小调、赶車号子、妇女哭腔等，加以溶合，使原来的唱腔更为丰富，复經艺人們长期的实践、創造，便形成了現在的泗州戏。据老艺人魏光才的推算，約有二百多年的历史。

泗州戏的唱腔，屬說唱音乐，曲調并不繁多，如以节奏来分，有：“慢板”（又名“澄清板”“悠板”），二行板（分“二行”“慢二行”“紧二行”），“垛板”（亦名“数板”），“紧板”，“五字紧板”。但演唱时却能根据剧本規定情景，結合人物情緒，千变万化，健康朴实，委婉动人。特別是女腔的变化更为丰富，即以“慢板”來說，就可以分成“哈弦”“起腔”“連板起”“哭皮”“叶里藏花”“含腔”“柔腔”“射腔”“垛句”“立腔”“撩也子”“停腔”“調板”“開板”等。

泗州戏的劇目，包括大戏、折戏、小戏、連台本戏和說唱形式的“篇子”，共有三百多个。

解放后，泗州戏正式进入了城市、固定了舞台演出，在党和政府的重視和培养下，进行了艺术改革，提高了表演水平和演出質量，扩大了剧种影响，深为羣众所欢迎。蚌埠市淮光剧团和蚌埠专区泗州戏

剧团曾于1954年参加华东区首届戏曲会演，1957年3月赴京作汇报演出，均曾获得上海和首都戏剧界专家及观众好评。

全 剧 终

（此处为正文第一段，因文字模糊，内容无法准确转录，但可见为一段完整的叙述性文字。）

（此处为正文第二段，继续叙述剧情，文字同样模糊。）

（此处为正文第三段，文字模糊，推测为剧情发展的中间部分。）

（此处为正文第四段，文字模糊，推测为剧情发展的中间部分。）

（此处为正文第五段，文字模糊，推测为剧情发展的中间部分。）

（此处为正文第六段，文字模糊，推测为剧情发展的中间部分。）



小 欺 天

魏玉林口述本

前 記

“小欺天”（一名“三路寒新”），敘述一个沽名釣譽、利令智昏、灰絕人倫的衣冠禽兽党金龙，一旦貴緣跃进，飞黃騰达，即遺棄家人，六亲不認，甚至將其千里迢迢投奔京都的生母，三脚踏在桥下，其阴險刻毒，跃然紙上。剧本并刻划了一个风趣、憨厚、扶困济危的屠夫卢文进，与党金龙的性格作了鮮明的、具有强烈諷刺性的对比，最后，通过了党母的控訴，在包文拯的銅鑼下，党金龙受到了应得的懲罰。

人 物：

党金龙（簡称党）	堂 候（簡称堂）	四龙套（簡称龙）
朱 氏（簡称朱）	党鳳英（簡称鳳）	党 小（簡称小）
白菊花（簡称白）	梅素珍（簡称梅）	四喽兵（簡称兵）
卢文进（簡称卢）	宋仁宗（簡称宗）	內 侍（簡称侍）
包 公（簡称包）	王 朝（簡称王）	馬 役（簡称馬）
四校尉（簡称尉）	观 音（簡称观）	

（党金龙上）

党：（詩）头戴烏紗翅压肩，身穿臺上雲罗藍，三篇文章如錦綉，欽笔点我御史官。

（白）下官党金龙，居住河南归德，党家大族的人民。有我父在世，也是富豪之家，不幸父喪下世，撇下后人无福，漸漸

日月凋零。我在义学讀書，京邦大考臨邇，辭別我母，進京求名；缺少路費，提筆賣詩，三場已畢，得中東台御史。一來三年，信音皆無，听人紛紛亂講，河南歸德，遭下荒旱，家撇母親，一同小妹，吃生無度，怎不令人慘嘆。有心回家探望我母，可恨聖上無旨，不敢離京，一陣思想起來，好不令人悲傷。

（唱“慢板”）五鳳樓不住撞金鐘，驚動御史党金龍，頭三年肩揹書箱來趕考，三場畢東台御史在京城。我在朝中把官做，听人說河南歸德沒收成，有心回家把母探，可恨着聖上無旨難離京。家撇母親年紀大，還有小妹甚年輕，若還母親身得病，我不能進前把孝行；等只等三年官取滿，辭官不做回家中。這都是我的心里話，不知萬歲可從情？再哭再嘆不中用，回到我的書房中。党金龍悲嘆書房內，不問家中大事情（開板下）。（朱氏上）

朱：（詩）白髮蒼然賽銀絲，人老彎腰把頭低；當時狸貓歡如虎，去時鳳凰不如鷄。

（白）俺，党門朱氏。所生一男一女，男名金龍，女名鳳英。老老下世太早，日月凋零。我兒頭三年進京趕考，也不知得中還是落榜？書信未見。可憐，那知歸德遭下荒旱，草籽未見，田地無主；一陣思想起來，好不叫老身盼望。

（唱“慢板”）朱氏打坐草堂中，想起我兒党金龍，肩揹書箱把京進，一去三年信不通。若還京邦得了中？你也該差人下來書一封；再不然京邦落了榜？我的兒回到家中再用功。你來不來的送個信，免得娘春盼夏來秋盼冬。早清起盼兒盼到晌午到，晌午盼到日西平，想兒哭到黃昏後，你的娘想兒哭到大天明。娘想兒哭壞一對昏花眼，就連我腹內心血熬乾淨。老身抬起頭來看，東方太陽望上升，觀看今天天氣好，難不成我的兒今天回家中？我不免大門外邊看一看，金龍我兒可回程？草堂按坐欠身起，黃蒿拐杖拿手中，將身走出草堂外，扑奔人行院天井，穿宅越院來好

快，大門不遠看的清。出大門手拄拐杖存身站，不由我瞰瞰西来看看东，南北大道无人走，东西小路无人行。东南西北看一遍，那来我儿党金龙？！老身我思儿想儿糊涂了，枉来門外看場空。老身低头自思想，忽然一計上心中：不免进京把儿找，想起来我的女儿太年輕，我的儿身大脚小难行走，想起来家中党小使用奴，不免把他来唤上，收下奴婢做螟蛉，他帶俺进京去把儿来找，路途上山高水深他照应。老身拿定主意，早早回到草堂中，款足才把大門进，穿宅越院朝后行，慌忙才把草堂进，落坐老身年近人。来到草堂方坐倒，連把党小叫几声。（開板）

（白）党小走来。（党小上）

小：（讀）忽听叫党小，党小往外跑；党小就是我，我就是党小。

（白）我乃党小，正在耳房睡覺，奶奶叫我，不知什么事情？草堂去見。来到草堂，見過奶奶。

朱：（白）正要你見。

小：（白）奶奶叫我有何事情？

朱：（白）党小啊，你家少爷进京赶考，一去三年，書信沒見，我想給你商議一件事情。……

小：（白）奶奶什么事啊？

朱：（白）我想收你做螟蛉义子，不知你意下如何？

小：（白）奶奶，你是一主，我是一奴，小子焉有天胆，高攀奶奶。

朱：（白）孩子，我是赶求你的。

小：（白）我就从下。

朱：（白）这还不算，得試驗試驗。你跪在下边，我喊你三声儿子，你喊我三声母亲，那才为算。

小：（白）老奶奶，我不敢先叫你。

朱：（白）料你不敢。我先叫你，我给你起个名字，你可不叫党小啦，你哥叫党金龙，你就叫党金虎吧。

小：（白）我記住啦。

朱：（白）下边可是金虎我的儿？金虎我的子？

小：（白）上边可是俺娘？可是我的媽媽？我的亲娘？

朱：（白）好孝顺儿子，起来吧。

小：（白）多谢母亲。

朱：（白）我儿，你哥进京赶考，一去三年，音也未捎，信也未通。家撇俺娘儿三个，吃生无度。我想叫你带俺娘儿两个进京，找你大哥，这不就好啦吗？

小：（白）到京找俺大哥你还疼我吧？

朱：（白）孩子，别惹啦。他是我亲生，怎么疼待他，就待你怎么样，照样的疼。

小：（白）娘，咱早晚走？

朱：（白）今天天气暖和，快去叫你妹妹！咱娘三个今天就要动身。

小：（白）好，我去叫俺妹妹去啦。（向内）鳳英妹妹，快来！

內：（白）你是那一个？

小：（白）我是党小。（党鳳英上）

鳳：（白）党小，每天叫我姑娘，为什么今天叫我妹妹呢？你算奴家家主！

小：（白）我每天叫你姑娘，今天就得叫你妹妹。

鳳：（叫板）可恼啊——

（唱）未从张口怒气冲，党小连连骂几声：每天把我姑娘叫，今天为何妹妹称？我不打你你不怕，不怕千金小姑娘（3 1 2）。越說越恼越有气，打馬絲鞭拿手中；打馬絲鞭来拿过，对着党小下絕情。手举打馬絲鞭往下打，（留口）

小：（接唱）党小怕打一溜风。（二人圓場）大跑小跑来好快，草堂不远看的清，一奔跑到草堂上，母亲连连叫几声。（鬧板）

（白）娘！妹妹打我啦！我不願意啦。我还得叫他小姑娘，我不叫他小妹妹啦，叫他妹妹他会打我。

朱：（白）有我哩。鳳英！你打他做什么？

鳳：（白）娘！他每天叫我小姑娘，今天叫我小妹妹，我不打他嗎？！

朱：（白）党小儿退后。（小下）鳳英过来，为娘交待你两句：你哥哥进京赶考，三年信音皆无。我想进京找你哥哥，可恨我

年紀太大，你又是女流之輩，千山萬水，怎麼走呢？我把這党小收為義子，他好帶俺們進京，要找著你那哥哥，他还是俺使用的小廝。這是為娘定的一計啊，我兒你要見機而做，叫他哥哥吧。

鳳：（白）好，党小哥哥。（党小上）你來吧，剛才我不知道，我娘對我說過了，這我就叫你哥哥。

小：（白）妹妹，那敢情好啊，不好打我啦！

鳳：（白）哥哥，我不打你啦，俺一同見俺娘去吧。

小：（白）見過母親。

朱：（白）鳳英退後。（鳳英下）金虎我兒，今天要去找你哥哥，我娘們就好啦。快些到馬棚拾掇拾掇，再拾掇點乾糧，不要給你妹妹知道，你妹妹知道，他好吃，會爭你的嘴，老媽媽我疼兒子不疼閨女。

小：（白）俺娘，你叫我拾掇什麼乾糧？家里都沒有吃的！

朱：（白）窩窩頭子、餅頭子、胡蘿卜頭子、辣蘿卜頭子、白芋頭子，那不都是你的乾糧嗎？

小：（白）好，多謝母親。（下）

朱：（白）鳳英過來。（鳳英上）俺們今天進京找你哥哥去嘍，到後邊拾掇拾掇，帶點乾糧。

鳳：（白）兒帶什麼乾糧呢？

朱：（白）油餅鴨蛋，不要給你党小哥哥看見，他要看見，說為娘偏心，疼閨女不疼兒子啦，你要記下，千萬不要給他看見。

鳳：（白）是，我去。（下）

朱：（叫板）可喜啊——

（唱“慢板”）上後邊走了對兒親生，草堂上再講朱氏年邁人；
慌的我草堂推坐欠身起，款動了殘蓮往前行，款動殘蓮往前走，明間轉到暗間中。棉花套子來拿過，慌忙鋪在床幃屏。慌忙打開箱和櫃，拿過四樣貴宝龙，四顆寶珠來拿過，慌忙打在包袱里边存。手拎包袱暗間裏，來到人行院天井。開口沒把別人叫，叫聲金虎和鳳英。（壓板）

(白)对孩儿轉上。(党小、鳳英同上)

小鳳：(同白)见过母亲。

朱：(白)拾掇好啦嗎？

小：(白)拾掇好啦。

朱：(白)随我走啊——

(唱“慢板”)叫一声对对孩子跟随我，带你京邦找长兄。領着他姐妹二人来得快，府門不远看的清。娘三个才把府門离，回手关上門二封，回手关上門两扇，青銅小鎖揸当中。大門外边稟稟手，东邻西舍口內称，你們照看照看要照看，照应照应要照应，单等我京城找儿还家轉，登門叩謝理当应。施礼才把四邻謝，帶領我儿往前行；帶領我儿往前走，来到阳关大道中。只走的、未时南，阳气滔滔难行船。路絲难織香棉襖，露水珠子線难穿；出門难帶鍋和碗，头上难頂屋三間，离家走有十里路，喝口凉水告艰难。帶領我儿往前走，要上銅台汴京鑾。如若京邦找着我的子，問問他或是落榜或做官。朱氏帶路头里走(留口)

小：(接唱“躁板”顛膝头)党小迈步奔阳关。母子三行走中途路，路头歌子談一談：說的是：(娃子)正月里、是新年，說实话、无虛言：生米下鍋做熟飯，鍋底着火鍋上热；灶君头上冒青烟，餃子熟了往上泛。要拉饞还是大肉，晒茅根沒有蜜甜。(丑动作)二月里、草芽发，开開門、到了家，爷俩走路老头大。姑舅姨娘是亲戚，同灵共祖是一家，句句說的实誠話。三更蛇是个长虫，老飞蝗算个螞蚱。(丑动作)三月里、清明在，桃花开、杏花败，金針木耳两碗菜。鼻子下边是个嘴，两个耳朵紧靠腮，眼皮上边額腦盖。做黄酒須得鑰子，做豆腐揸出漿来。(丑动作)四月里、四月八，巧媳妇、会插花；老鼠見貓心害怕。听不見是个驢子，看不見是个双瞎，不会說話是啞叭。登台子唱戏的，婊子男人是忘八。(丑动作)五月里、端午节，割

破皮、就滴血；鼓打三更交半夜。娘的娘、叫姥娘，奶奶汉子叫他爹，大磨不推把驢卸。說瞎話我算尋熊，大秤錘是塊生鉄。（丑動作）六月里、熱難當，誰有小孩叫誰娘；男孩女孩不一樣。小小子長大是個男人；小閨女長大是個婆娘，剃頭削髮老和尚。三個老头六個蛋，日月就在天頂上。（丑動作）七月里、七月七，不吃飯、肚里饑，吹火全仗一口氣。娘的娘叫老娘，媽媽妹妹叫他姨，姑娘兒子表兄弟。趕到晴天戴草帽，趕到下雨披蓑衣。（丑動作）八月里、立了秋，西北風、冷颼颼，蠍子螫人怪難受。收了秫秫好燒酒，芝麻豆子好打油，小豬一胖就殺肉。煮大烟須得籠過，過癮還是葫蘆頭。（丑動作）九月里、菊花現，下有地、上有天，沒見公鷄下過蛋。太陽出東往西落，大家小戶把門關，瓦屋不跟樓好看。吃飽了當時不餓，吃三頓能管一天。（丑動作）十月里、交了冬，烟子黑、銀朱紅，菜籽棵里蔓莢（菜名）盛。蛇過千年成條蟒，龍過七年能騰空，路傍螞蚱只一蹦。屎壳螂搬家滾蛋子，癩蛤蟆不離水坑塘。（丑動作）十一月、雪花飄，葫蘆老、好開瓢，大大一死兒戴孝。湖里兔子怕犀狗，家里老鼠怕狸貓，半夜失火吓一跳。五黃六月搨扇子，十冬臘月穿皮襖。（丑動作）十二月、接新春，拿寶貝、當黃金，兩口打仗心頭悶。十斗糧食算一石，一錢銀子歸十分，臘月三十官封印。俺舉家前來飲酒，二爹娘不是外人。（丑動作）十三月、一年多，要吃飯、就掀鍋，一頓不吃就嫌餓。閑來打有四兩酒，沒有人陪我自己喝，庄農日子多好過。說這話全然不信，是肉頭就怕老婆。（丑動作）路頭歌子說不盡，一心進京找哥哥。党小迈步頭前走（留口）——

鳳：（接唱“調板”）后跟鳳英花一棵。

（慢板）他娘倆帶路頭前走，嘆一聲親娘媽媽苦死我。直走的、泪如梭，踩破花鞋磨裏脚。走路不敢回頭看，又只見一步一

个血窩窩；从小不把脚来裹，娘也打来哥也說，早知欠下些路途債，梳什么头来裹什么脚？慌忙坐在溜平地，高叫俺娘等着我。（開板）

小：（白）娘，走快！

朱：（白）你这个孩子，光催老娘走快，你妹妹走那去啦？莫非脚走疼啦！快回去找找！

小：（白）一个小丫头，甩了拉倒！还找他味？我不回去。

朱：（白）你不回去，我使拐杖打你！

小：（白）不要打，我回去找是啦。这个丫头！走走又不走，俺娘打我；我要找到你，我非捶你不可！呵，你还在这啦？吃我一捶！

朱：（白）慢点！小女孩没走过路，脚疼；你打他干什么？！

小：（白）她为什么不走？！

朱：（白）女儿，不怨你二哥生气，你为什么不走啦？

鳳：（白）母亲，女儿脚走疼了，累啦，我想歇歇。

朱：（白）女儿，你累啦？老娘我也累啦。金虎我儿，在路傍歇歇再走吧。

小：（白）好！歇歇就歇歇。

朱：（避着鳳英，白）金虎，你餓了吧？把你帶的乾糧拿上路东吃去吧，別叫你妹妹看見。

小：（白）好，俺娘怪疼我，叫我自己吃，不給俺妹妹吃，好！我上路东偷吃去。

朱：（把鳳英拉到一边，白）鳳英女儿，你也把你的油餅鴨蛋拿出吃，別給党小看見。

鳳：（白）好，我来吃油餅鴨蛋。

小：（白）咦！我在这吃乾糧，妹妹蹲在那做什么的呢？我来看看，（到鳳英后边偷看）噢，这个死老女人，給你閨女油餅鴨蛋吃，給我的餅头子、白芋头子吃。我来想个点子，給他油餅鴨蛋哄下来吃。（想介）想起来啦，同他两接亲家（註）吧。小妹妹！

鳳：（白）做什么的？

小：（白）你蹲这做什么的？

鳳：（白）我蹲这里玩的。

小：（白）我看見嘍。

鳳：（白）你看見什么啦？

小：（白）你手拿油餅鴨蛋吧？

鳳：（白）不錯，就是的。

小：（白）可好吃？

鳳：（白）油餅鴨蛋不好吃嗎？

小：（白）你給我嚐嚐。

鳳：（白）俺不給你吃！

小：（白）妹妹，俺兩接親家玩吧。

鳳：（白）怎么接親家玩？

小：（白）好比你出門啦，路東是你家，路西是我家，我給你接去家。

鳳：（白）好吧，轉臉就算。

小：（白）党小自叫党小，我妹妹出門几年嘍，接來家過兩天也好呵。沒有牲口怎么办呢？路傍邊個山草驢子，我去接小妹妹去。到啦，妹妹開門來。

鳳：（白）誰呀？

小：（白）我！

鳳：（白）二哥嗎？

小：（白）就是的。

鳳：（白）我給你開門。刷拉拉把門開，（開門介）

小：（白）党小走進來。（進門介）

鳳：（白）二哥，你來有事吧？

小：（白）我來接你去家過幾天的。

鳳：（白）好，走吧。

小：（白）你看你這是什麼親戚呢？親戚到家，也沒問可吃飯，可喝

（註）接親家，一種小孩常玩的遊戲。

茶，就走了嗎？

鳳：（白）這路不遠，到你家再吃吧。

小：（白）吃過再走吧，你到俺家再弄給你吃。

鳳：（白）俺家沒有什麼吃，就是油餅鴨蛋。

小：（白）就那可！二哥還是旁人嗎？

鳳：（白）我來弄！弄一碗油餅，弄一碗鴨蛋白子，弄一碗鴨蛋黃子，（想介）再弄一碗路旁驢屎蛋子，拾掇湊一碗。

小：（白）那不算一碗。

鳳：（白）我陪你吃吧。

小：（白）我不要你陪。

鳳：（白）你別吃了啦，我還沒撈到吃呢。

小：（白）你這是什麼親家？親戚到家，要俵親戚吃飽。（大吃介）妹妹，吃了啦，走吧。

鳳：（白）我還沒吃呢。

小：（白）到俺家，我弄給你吃。我牽個驢來你騎吧。

鳳：（白）你那是山草驢子，怎麼騎？

小：（白）俺走吧，（圓場）到啦。我來開門，（開門介）趕嘛（註）進來吧。你坐倒，我弄飯你吃。（掏出餅頭子）你看看，俺家比你多！窩窩頭子、餅頭子、葫蘆卜頭子、辣蘿卜頭子、白芋頭子，你看，那樣好？吃那樣。

鳳：（白）喲！那都是你二大爺。

小：（白）怎麼是俺二大爺的呢？

鳳：（白）你看，都長白胡子啦？

小：（白）那都是好的洋糖蘸出來的。

鳳：（白）我來嚐嚐。（嚐介）喲！稀奇的。……死你媽媽的，給我油餅鴨蛋哄去吃啦，俺娘！

朱：（白）吃了罷，你这死孩子，我叫你給他吃，你怎麼不給他吃呢？金虎兒哪，你妹妹小，不知事，你不要計較她，天不

（註）趕嘛，快些。

早啦，俺走吧。（叫板）

（唱“二行”）忽听鳳英說一声，不由朱氏心里惊，党小知道这桩事，恐怕党小变了心。高叫孩子跟我走，母子三人奔洪坐，正是娘們往前走，西方墜落小桃紅。太阳一落天气晚，那处找店把身容？問言沒把旁人叫，我的儿連連叫几声。（開板）

（白）金虎，別要走啦，天晚啦，你看那点有住村，找地方歇歇。

小：（白）你在这，我看看去。（旁白）这个死老女人！你没有好心待我，我上那里找地方給你住。（看介）前边有个松林子，給你帶到松林里，单等半夜三更，一石头我給你砸死啦，給你閨女帶走！（向朱）俺娘，前不扒村，后不扒店，前边有个松林，俺上那里住吧？

朱：（白）好吧，帶我看看去。（圓場）这是誰个大家松林还有陵墳味？給門开开，俺进去。

小：（白）我也进去！

鳳：（拦住小，白）你上那去？！你是俺家八百錢买的小厮，进入老陵，破人风脈。你在陵門口睡，山上下來老虎，你也不要攛他，你个子又大，一个就吃饱了，把俺娘倆就剩下來啦。

小：（白）你看这多恼人！說俺是他八百錢买的小厮，还不能进入老陵，进入老陵，还会破人风脈。唉！真恼人啊！

朱：（白）金虎过来！你妹妹小，講話不知好歹。俺娘两个睡上半夜，你打更；下半夜你妹妹打更，你要睡，唱个小唱遮遮拉子。（註）

小：（白）好，你睡吧，我也睡不着，我来唱个小唱。打起来——

（唱小調“慢板”）一更里响罢又叮咛，奴小郎来到大門傍；娘問道：“閨女乖乖什么东西响？”风吹着門了吊，响罢又叮咛。二更里响罢又叮咛，奴小郎才来到我的一廂房；娘問道：“閨女乖乖什么东西响？”小狸貓逮老鼠，跳在屋二

（註）淮北土語，解乏的意思。

樑。三更里，响罢又叮咛，奴小郎才来到我的象牙床；娘問道：“闺女乖乖什么东西响？”小金莲痒痒碰床框。四更里响罢又叮咛，奴小郎来到奴身上；娘問道：“闺女乖乖什么东西响？”嗓子乾渴含冰糖。五更里响罢又叮咛，我送小郎出廟房；娘問道：“闺女乖乖什么东西响？”对門子，小和尚，起来燒早香。和尚气昂昂，罵声俏紅粧！你家里、偷情事，賴我小和尚。

（旁白）管啦！估着好睡啦，我来听听。（蹑足靜听）俺娘，你睡沒？小妹妹，你睡着了嗎？管啦，管啦！我来摸石头。

（摸石介）石头拿过。（叫板）好恼！

（唱“二行板”）忙把石头順手拾，不由人的恶气生！回言沒把旁人罵，朱氏連連罵几声，你没有真心来待我，我叫你三魂渺渺归阴城！照着头上楔下去，（向朱打下介）一下楔个大窟窿。（鬧板）

（白）楔死啦，楔个大窟窿，（摸介）拾个驢屎蛋子給他塞上。党鳳英死了头，她还不知道哩。我来給他喊醒，小妹妹，快起来！

鳳：（白）做什么的！半夜三更不睡？

小：（白）你还睡哩！俺娘弄那去啦？

鳳：（白）我知道嗎？哟！俺娘怎么掉地下啦？母亲起来！

小：（白）毀喽！俺娘头上，那来个大洞的呢？

鳳：（叫板）哎呀！不好——

（唱“紧板”）一見母亲赴阴城，駭坏为奴党鳳英。駭的我头魂走来二魂奔，三魂四魂影无踪。头顶三江水，脚踩五湖冰，哎呀一声坑杀我……母亲連連口内称：回来罢、回来罢！还带女儿过几冬。你好比新打剪子难开口，倒座观音眼难睜。起那晚喊到这晚，没听母亲动哼声。摸摸前心沒有气，（摸介）摸摸后心冷如冰（摸介）扳扳头来头不动，

（扳介）扳扳两腿硬屍灵。（扳介）扑住母亲悲泪叹，（留口）

小：（接唱）轉过党小說一声。（鬧板）